

广岛原子弹爆炸那一刻



玻璃嵌入了丰谷颈部

上午8点16分,奇异的白光吞噬了天空,遮蔽了太阳。过热的空气形成了一个巨大半球,空气压缩得很厉害,清晰可见,空气向外流逝,以每秒钟1200英尺的速度向四面八方爆裂。距离爆炸中心两英里范围的木制建筑瞬间变为火海。

丰谷医生正在卧室里休息,突然发生的、强烈的闪光惊动了她。“一个人对于小东西记得很清楚。”后来丰谷在日记里写道,“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花园里的石头灯被点燃了,光彩夺目,花园的影子不见了。光彩夺目的景象没多久,一会儿就变得阴暗模糊。透过旋转的灰尘,很难辨认出支撑我屋子一角的木头柱子。屋子发疯似地倾斜了,屋顶半塌了。”

丰谷穿过倒地的横梁,走进花园。他发现自己身体血淋淋的,他的大腿伤口有一大片裂片突出。鲜血开始从

他的脸部和头涌出,他用手指触摸到自己的唇部有严重裂伤,同时还发现一大块玻璃嵌入自己的颈部。丰谷把玻璃拔出,他开始害怕玻璃已经割破了颈动脉血管,自己将流血致死。

爆炸冲击导致的奇怪后果:水泥建筑的第一层坍塌以后,第二层和钟塔依然屹立着。

医生为丰谷缝合三十多处身体裂口

丰谷到达了医院,栽倒在担架上,医院是一幢主体部分完好无损的建筑。当一名护士开始用碘水擦拭他被撕破的胸口时,钻心的疼痛刺激丰谷从半昏迷状态中醒来。他第一次意识到医院和建筑都被大火吞噬了,每一扇窗户都是一片火墙。他被带进医院的花园里,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别的病人正在被抬离这幢建筑物。

他躺在担架上,眼睛向上,只见大火烧着了精棉,精棉被撕成碎片在屋顶空中盘

旋、上升。大块燃烧的木头弯了起来,向下掉,一块炙热的灰烬落在他的脚踝上。混乱中间,他意识到自己的妻子已经来到医院。

那晚,医院的主治外科医生缝合了丰谷撕裂的脸和大腿,以及身体上的其他30个裂口。

穿白色衣服比黑色衣服要幸运

慢慢地,广岛的充满浓烟和黄土的裹尸布下面,千奇百怪的生命开始出现了。牧师谷本没有受伤,他跑向城市,碰到许多从废墟中挣扎出来的人。他们就像出自一个模子,盲目地在倒塌的电话杆、电线圈和瓦砾堆周围和上面转悠,套拉着眼皮,直直地向前走,一言不发。

见到那么多人一丝不挂,身体僵直,谷本震惊了。原子弹爆炸后产生的热已经烧掉了那些人身上的大部分服饰,随后的冲击波剥光了他们衣饰的残留部分。身穿吸热的黑色衣服的人,烧伤最为严重。那些穿白色和浅色衣服的人则要幸运得多,白色把光反射出去,于是不会发生燃烧。

谷本见到妻子时已精疲力尽

在谷本跑向自己的妻子途中,他经常听到“救救我吧”的叫声从坍塌和燃烧着的房子的废墟中传来。他知道自己爱莫能助,于是继续向前跑,同时还不不停地祷告:“上帝,帮助他们吧,把他们带离火海吧!”为了避开许多废墟和坚实的燃烧着的墙,谷本绕了许多弯路。他已经奔跑了大约七英里——在他努力克服

第二个障碍时——大火迫使他跳进湍急的织田河里。爬上对岸的河岸之前,精疲力尽的他差点被淹死。

他继续向前跑,在依然直立的神社附近,他碰见了一个怀抱婴儿的妇女。那是他的妻子,但是他差点跑过去。这时,他已经花费了不少体力和精力,于是只说了一句话:“你没有危险。”那天一大早,谷本的妻子就从丑田返回了。空气压力摧垮了她和婴儿栖居的住宅,花了半个小时,她才带着婴儿挣脱了房子废墟。现在,她在返回丑田的途中。

幸存者聚集在公园里

在东部阅兵场上,谷本目睹了人们的惨状,这个阅兵场是用来在空袭中作疏散中心用的。谷本寻找着自己的牧师们,他到了浅野仙定公园,这里是一个凉爽葱绿的避风港,距离爆炸点很远,躲过了原子弹的爆炸。成百上千的伤员来到公园以躲避大火,但是谷本到达这里不久,火苗就开始“舔起”他们的避难所。伤员们涌向挨着公园的东志河河岸躲避火苗。拥挤的人群把许多人推进了河里,那些人被淹死了,河滩塞满了尸体。

谷本环顾河岸,寻找船只。最后,他找到了一只沉重的扁底船,五个严重烧伤的尸体在船上,显然,这些人是在刚要划船的瞬间死亡的。恐惧死亡的谷本把尸体拖离船体,一边嘀咕着:“原谅我开走了这只船。我必须用它来拯救其他的活着的人。”他把船推进水中,只用一根竹竿作支撑,一次10到12人,将受伤者送往安全地带。

摘自《日本的崩溃》

两段值得称道的跨国恋情

季羨林与美丽的德国打字女孩

季羨林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从1935年到1945年,他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

在哥廷根留学的时候,季羨林住在一个善良的德国老太太家里。在他住的同一条街上,还有一户叫迈耶的德国人家,他们夫妇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名叫伊姆加德,年龄比季羨林小一些,金发碧眼,皮肤白皙,而且身材苗条,活泼可爱。恰好季羨林的好友田德望便是迈耶家的房客,季羨林经常去田德望住处拜访,久而久之,便同迈耶一家人熟悉了。

当时季羨林正在写博士论文。他先用德文写成稿子,在送给教授看之前,还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样。可是,当时身处异国的季羨林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热心的伊姆加德小姐表示愿意帮助季羨林打字。季羨林的论文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文字,又修改得很乱,对伊姆加德小姐来说,简直像天书一样。因此,伊姆加德小姐打字时,季羨林必须坐在旁边,以便咨询。这样一来,季羨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往往每天都工作到深夜。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季羨林和伊姆加德小姐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季羨林当时已经为人夫,为人父。尽管那是一桩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于是,每当回到寓所,他的内心便充满矛盾与痛苦。痛定思过之后,他最后决定压抑自己的情感,离开德国。季羨林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心里是什么滋味,完全可以想象。”1945年9月24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吃过晚饭,7点半到迈耶家去,同伊姆加德打字。她劝我不要离开

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的人不配爱她这样美丽的女孩子。”

刘少奇长子与他的苏联前妻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曾把一批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送到苏联去学习。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就是这批学员中的一员。在苏联,幼年的刘允斌与数百名各国儿童生活在国际儿童院,1945年夏天,他高中毕业后进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后重新报考了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并如愿以偿地读上了自己理想的专业。由于他成绩好、工作认真负责,得到了其同学玛拉·费多托娃的垂青。而俄罗斯姑娘刘的美丽大方也深深打动了刘允斌年轻的心,两人很快相知相爱了。

1952年,刘允斌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毕业。不久,经父母同意刘允斌和玛拉结婚了,婚后夫妻感情一直很好。他们陆续有了一对儿女,分别取名索妮娅、阿廖沙,一家人生活得十分美满幸福。1955年,刘允斌获副博士学位。这时,他接到父亲的来信,说祖国很需要留学生回来服务,在回国与留苏的选择中,刘允斌从未想过要在苏联生活一辈子。可不通汉语的妻子坚决反对回到那个使她无所适从的丈夫的故乡,她想尽一切办法动员亲戚、同事、朋友来做刘允斌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以家庭为重,留在苏联。面对妻子的苦苦挽留,刘允斌毅然选择了回国,报效祖国,参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1958年刘允斌和玛拉正式离婚。他们的离异完全出于无奈,而非感情的缘故,正如刘允斌所言:“我爱我的妻子,也爱我的孩子,可我更爱我的祖国。我下决心非回来不可,而她却坚决不跟我来。这样,我们只好过起两地分居的生活,拖了几年才离了婚……”

来源:文汇报

周恩来和邓颖超因何结缘

在通信中确立关系

广州,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共同生活的起点。1925年8月8日,这对分别了4年多的年轻恋人相聚了,84岁时的邓颖超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既没有可以登记的地方,也没有什么证婚人、介绍人,更没有讲排场、讲阔气,我们就是很简单地(没有)举行了仪式,住在一起。

那时,周恩来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邓颖超是特地从天津南下和周恩来完婚的,并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

几十年过后的1954年,周恩来到广州休养工作,有一天路过当年他们工作和居住过的地方,第二天就给因病未能同来的妻子写信:“这次没能同来广州,许多同志问到你,我也有时想到你……昨天车过广卫路,发现了广卫楼,快30年了,不能不引起回忆。”

周恩来没有忘记他们的爱情之花盛开于革命之花遍开的广州,而邓颖超同样也难以忘怀孕育了他们爱情之花的土壤——1919年天津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1983年,在天津“觉悟社”旧址,年近80高龄的邓颖超还能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谈到当年与周恩来等“觉悟社”成员进行爱国活动的往事:

1919年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就在这次运动高潮

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在运动中,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社”。那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那时候都要做带头人,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谈不到结婚了。

后来,周恩来去法国勤工俭学。邓颖超不曾想到,在他们分别后,在欧亚两个大陆上,通过通信,他们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两个人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俏红娘捎带老情书

1950年上半年,周恩来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结婚,这时周恩来正在国外访问,邓颖超就代表周恩来在一块红绸布上写下“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表示祝贺。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率国民党重兵进逼延安。为了保存人民解放军的实力并牵制胡宗南的兵力,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周恩来和毛泽东、任弼时等一起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邓颖超则受党中央委托,带领中央机关家属队先行撤离延安转移到晋西北,并留在那里参加农村的土地改革。

大战在即,临别匆匆,暂时还未撤出延安的周恩来十分担心患有心脏病的妻子,他托即将到妻子身边的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带去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延安天天来飞机,但

是一个也没有被打死。大家在此都很好,望你们放心。”简单的几个字使时刻都在惦念丈夫的邓颖超的心情松弛了下来。

而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他们俩你东我西继续在两条不同的战线上工作,邓颖超还是时常给丈夫写信,周恩来很忙,但也会抽空回信,仔细解答邓颖超在土改工作中遇到的困惑。1948年4月,分别了一年多的夫妻俩终于团聚了,久别重逢,彼此都有说不出的喜悦。

战争年代奔波不定的生活使邓颖超的健康严重受损,多年来她一直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同疾病作斗争,周恩来也他特有的方式帮助、鼓励妻子医治和战胜疾病。1951年3月,邓颖超到杭州养病,正值南方早春时节,春风和煦,美景良辰,她很希望周恩来能和自己共享,所以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收到妻子的来信,周恩来一改平日的严肃,下笔颇带调侃:

超: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邓颖超也很默契,她迅速回复:不像情书的情书,给我带来了喜悦。回报虽迟,知罪免打。这回周恩来可是第二天就赶忙回信:超:昨天得到你二十三日来信,说写的是不像情书的情书。确实,两星期前,陆瑾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曾戏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结果

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他最后写道: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

小便条传递关心

为人民服务,渗透在周恩来日复一日紧张的工作节奏中,新中国成立后,他每天的工作时间都是在十二小时以上,甚至高达十八九个小时。“文革”期间,为使党和国家的工作正常运转,并尽量减少“文革”所造成的损失,周恩来每天工作时间超过十八个小时。

作为妻子,邓颖超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可是,她深知周恩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她不能干预影响周恩来的工作。由于周恩来白天要参加各种会议活动,办公的时间大部分是在夜里,邓颖超和他作息时间不同,就只能经常用便条留言来敦促丈夫尽量休息。

一张便条这样写道:你的胃经过医生诊断后,并不是胃本身不好,而是因为长时间饥饿和吃一些冷热不均的食物导致的,所以一定要注意饮食和休息。虽然这么写了,但邓颖超也知道要让日夜操劳的丈夫好好休息,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遇到周恩来外出顾不上吃饭的时候,邓颖超就让丈夫身边的工作人员用一个保温杯装些面糊糊或稀粥带着,在途中或工作时充饥。

摘自《情归周恩来》

中国史上四大丑女

一、嫫母

古代最出名的丑女,当首推嫫母。形同夜叉,丑陋无比。汉王子渊《四子讲德论》中云:“嫫母倮倮,善誉者不能掩其丑。”但她为人贤德,智慧非比寻常。为此,黄帝娶她为妻。黄帝是中华民族始祖,传说,黄帝败炎帝,杀蚩尤,皆因嫫母内助有功。

二、钟无盐

人们常用“貌似无盐”来形容丑女,这“无盐”指的是战国时代齐国无盐县的丑女钟离春。书上说她“四十未嫁”“极丑无双”“凹头深目,长肚大节,昂鼻结喉,肥顶少发”,而且“皮肤烤漆”。她额头前突,双眼下凹,鼻孔向上翻翘,皮肤黑红,好大年纪未出嫁。

钟离春虽然貌丑,但饱读诗书,志向远大,她为了拯救国家,冒着杀头的危险,当着齐宣王的面一一陈述他的劣迹,并指出如果不悬崖勒马,就会国破家亡。齐宣王听后不但没有杀钟离春,反而大受感动,把钟离春看成是自己的一面宝镜,并封为王后。

三、孟光

“举案齐眉”说的是东汉贤士梁鸿的妻子孟光的故事。

相传孟光随梁鸿至吴地为人佣工。梁鸿归家,孟光每为具食,举案齐眉,以表示对丈夫的敬重。但这位贤妇的模样却“粗陋无比”“肥丑而黑”,能“力举石臼”。据说,梁鸿未婚前,许多人家都要把女儿嫁他,他都不答应。孟光未嫁时,有人给她做媒,她都不肯嫁,说是“必嫁梁鸿”。夫妇婚后第二天,孟光就换上粗布衣衫,操持家务。后随梁鸿隐居霸陵山中,过着清贫而和谐的生活。

四、东晋的许允之妻

东晋的许允娶了阮德慰的女儿为妻,花烛之夜,发现阮家女貌丑容陋,匆忙跑出新房,从此不肯再进。后来,许允的朋友桓范来看他,对许允说:“阮家既然嫁丑女于你,必有原因,你得考察察她。”许允听了桓范的话,果真跨进了新房。但他一见妻子的容貌拔腿又要往外溜,新妇一把拽住他。许允边挣扎边同新妇说:“妇有‘四德’,你符合几条?”新妇说:“我所缺的,仅仅是美容。而读书人有‘百行’,您又符合几条呢?”许允说:“我百行俱备。”新妇说:“百行德为首,您好色不好德,怎能说具备呢?”许允哑口无言。

(柳之春 来源:中华传奇)